

贯彻十九大精神
抒写新时代华章

在新时代努力践行习近平文艺思想

□陈玉福

习近平总书记在继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和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之后,又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毛泽东文艺思想,形成了习近平文艺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新时代发展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理论指南和行动纲领。作为文艺工作者,我们一定要在文艺创作中努力践行。

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国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协调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包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三个部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在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不断积淀的,并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兼容并蓄,涤荡臻精而形成的比较稳定的文化形态。它是民族智慧的结晶,其威力、活力、热力依然对当代中国的现实具有强大的塑造力和引导力。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凝聚之学,就是内部凝聚力的学问,这种文化的基本精神是注重和谐,把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群体、人与自然有机地联系起来,形成一种文化关系;二是兼容之学,中华传统文化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尽管在中国古代对外交往受到限制,但还是以开放的姿态实现了对外来佛学的兼容;三是经世致用之学,文化的本质特征是促进自然、社会的人文之化,中华传统文化突出儒家经世致用的学风,它以究天人之际为出发点,落脚点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力求在现实社会中实现其价值,经世致用是文化科学的基本精神。要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必须继承和发扬中华传统文化。

革命文化展现的是华夏儿女不畏强暴、不屈不挠、急流勇进的坚强品格。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中华儿女的革命斗争史。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从全民族抗日战争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的伟大胜利,形成了一部反对不公、反抗侵略、追求富强民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曲折革命斗争史。中国革命文化在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征途中逐渐成为中华文化中的一股清流,与其他文化形态相互融合展示了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就要大力弘扬中国革命文化。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优秀成果,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各行各业的英雄人物创造出了不少人间奇迹。如神舟飞船、深海“蛟龙”、大飞机、高铁、跨

海大桥等等,为提升中国综合国力、增强中国创造力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些先进事迹、科学奇迹共同形成了中国当今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文艺家的创作要紧紧围绕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的重要精神,将文艺创作的视角回归到吸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继承红色革命文化的基因,聚焦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人民提供健康向上的精神食粮,为推进文化发展、社会进步贡献我们的力量。

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和文化观,为提高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和全社会文明程度贡献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广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

历史观就是马克思主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观察人类社会历史问题所形成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其要点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是推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矛盾。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又有能动的反作用。

说到历史观,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我们今天的文化生活中,尤其是影视文化市场,蔓延着“经典被肆意解构,历史变成后宫斗,英雄不如小鲜肉”的现象,诸多文艺作品唯“卖点”马首是瞻。这样的作品,有意和无意地消解着民众对英雄的敬仰和尊崇。这不仅直接毁坏了我们民族的精神图谱,而且间接地暴露出了其价值观偏移、精神缺钙、创新乏力的内在缺陷。因此,我们应该自觉抵制这种不良之风。

民族观就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对民族、民族问题的基本看法和根本观点,集中体现在认识和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和政策中,是观察和处理民族问题、制定民族政策的指导思想和理论依据。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各民族之间建立了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不仅如此,还形成了“三个离不开”的事实,即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我们的文艺创作要促进全国各民族人民像石榴籽一样,紧密的团结起来。

国家观是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指导下,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形成的对祖国的人口、领土、政府、主权、历史、经济、文化、政治制度等的系统看法和根本观点。树立国家观,首先要坚持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核心。爱国主义就是对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思想感情。祖国犹如母亲,一个不爱国的人,就像不爱自己的母亲一样。我们文艺家爱国的具体表现就是用自己手中的笔,写出彰显爱国主义精神的作品来,让读者通过我们的作品受到鼓舞并得到积极向上的力量,从而为建设我们的国家做出自己的贡献。

社会主义的文化观就是马克思主义对文化的本质、文化的社会功能和地位、文化发展的规律以及文化具有内容的认识和文化建设思想的总和。我们坚持先进文化,就是坚持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反映了时代发展的潮流,不但体现了社会

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而且也代表了大多数社会成员最根本的利益。文学艺术是文化思想的重要载体,通过文学艺术树立社会主义的文化观,是文艺创作的重要任务。

加强现实题材创作,不断推出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贡献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要求:“加强现实题材创作,不断推出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现实题材的文艺作品更容易使人们建立起对于现实的审美关系,激励人们追求美好的生活和信心。讴歌党和祖国、讴歌人民和英雄的作品,就能鼓舞人们跟着党走、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创造英雄业绩。

我本人创作的都是现实题材和革命历史题材,都是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的作品。我创作长篇小说《西部人》的时候,去采访一位东北籍的兰州市企业家赵清林。他告诉我,我们大西北的工业是搬来的,新中国解放初期,金昌、白银是一片荒凉的戈壁滩,党中央毛主席一声令下,南方的、东北的工厂、技术人员在“到边疆去,到西部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口号声中,到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来了,经过几十年的努力,这才有了今天的甘肃省金昌市和白银市。采访结束后,赵清林慷慨地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创作的长篇小说《西部人》,不但反映了西北地区的辽阔富饶和西部人民的坚韧顽强,还展示了西部由荒凉、穷困到绿水青山和人民富足的巨大变化。

我为创作长篇小说《建军大业》和电视剧本《热血军旗》到革命老区采访的时候,无数次被我党崇高而伟大的理想信念和革命精神所感动。所以,我在作品中真实而又典型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诞生和创建的历史背景和艰难历程,深刻揭示了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和人民军队的本质特征,热情讴歌了我党我军第一代领导人坚定远大的理想信念、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无私无畏的奋斗精神和有胆有识的革命才干。

用中国文艺作品的独特魅力,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我们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在全球化的时代浪潮中,我们的文艺创作要不遗余力地展现中国历史的博大精深、中华民族的自强不息、中华文明的绚丽多彩、东方文明的独具魅力,助力我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的理念,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我们文艺家一定要积极地参与到国家的“一带一路”战略中去,到“一带一路”地区和国家体验生活,去采撷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人民做出的贡献,引导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为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共同富裕做出努力。

(作者单位:兰州文理学院)

作为一个作家,必须把握时代大背景和社会发展总趋势。党的十九大宣布,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十九大报告中那些精彩的关键词、那些经典的句子还记忆犹新。

党的十九大鼓舞人心,文学创作有了新机遇和新视野。十九大报告提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的基本内容,有五个“建设”(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七个“战略”(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军民融合发展战略)。这五个“建设”、七个“战略”,各个方面都是我们文学创作的重大题材,各个方面都包含着伟大斗争和感人故事,各个方面都有我们捕捉的典型形象。再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具体一点就是“保障和改善民生”,再具体一点就是“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这就为我们文学反映时代生活提供了依据。还有,“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些论断就为“生态文学”创作提供了重要的核心理念。还有,“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创造人类的美好未来”,这不就应了“文学是人学”的重要命题吗?因此,十九大为我们的文学创作带来了新机遇,开拓了新视野,作为一个作家,必须牢牢把握这些新机遇,为文学创作注入新的活力。

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努力创作更加优秀的文学作品。十九大报告在谈到文化建设时,指出“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这段话既是文学创作的方法论,又是文学在新时代的功能定位和责任担当。这里,我想对“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谈一谈我的理解。“本来”是什么,就是文脉,是优秀传统文化;缩小到一个区域,则是自身呈现出的优势。比如多彩贵州民族文化,近百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居全国前列,还有山地生态公园省、生态旅游省、大数据特区、红军文化、阳明文化、三线文化等,优势突出。再上升到理念,这种“本来”就是文化自信,充分重视、挖掘和利用地域文化资源,使其转化为文学艺术作品。“吸收外来”,就是主动打开山门,接纳四方文化,在文化交融碰撞中增强文化的再生能力。比如贵州本来就是一个移民省,自古以来,每逢人口大迁徙,每逢国家重大战略调整,贵州就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移民接纳地,所以贵州以17个世居少数民族为主体,56个民族共同生存、繁衍、创造于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营造出“美美与共”的融洽人居环境,创造了丰富瑰丽的多样性文化奇观。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文化基因,贵州文学始终具有“先锋”特质。由此,第三个词“面向未来”,就有了逻辑关联性,贵州文学创作的先锋性是“面向未来”的,比如电影、小说、现代诗、散文诗等文类的创作都处于前卫态势,“面向未来”的创作成为贵州文学的特色。

习近平总书记说:“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这其中也包含我们的文学创作没有止境。因此,我们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奋力前行,在新时代创作新作品,反映贵州各族人民在新征程上创造的新业绩、产生的新故事。

新时代的新机遇和新作为

□喻子涵

峭岩“史诗三部曲”的现实意义与对历史的追问

□绿 岛

峭岩长诗创作最富标志性的代表作,无疑就是被誉为“当代史诗三部曲”的《遵义诗笔记》《烛火之殇——李大钊诗传》和《跪你一千年——写给文成公主的99首情诗》。这三部长诗给予我们的认知是深刻而隽永的。

《遵义诗笔记》是诗人进入新世纪之后创作的一部充满了正能量,向往着正义、真理和自由的缅怀红色集体英雄的诗篇,全诗充满了铁血的阳刚之气。诗人刻意用诗歌的触须重温那段血与火的历史,并再现当年英雄将士浴血奋战的壮烈场面,艺术地移植、注入到人们的思想意识和情感状态中来,以达到对于当下信仰缺失、物欲横流的迷惘现状,起到感性的潜移默化的洗涤灵魂、感化教育、反思觉醒的艺术效果。

真理性与正义性是这部长诗的筋骨,对于历史英雄的缅怀与情感注入,是这部长诗的血肉。由于它拥有并具备了先天的强大、硬朗的筋骨的支撑,具备了丰满的、感人的、血肉般的撼人肺腑的情节,就注定了这部长诗作品的思想高度和艺术高度。

《烛火之殇——李大钊诗传》,用诗歌点亮并寻找英雄。首先说,烛火意象的生成,是诗人对本体最终诗意的高度概括与升华,恰当而意远。烛火,光明也;殇,短暂耳。用在李大钊身上再合适不过了。烛火一旦点燃,便照亮诗人的全部气场,而辐射全部诗歌的山脉河流。内涵极为深邃又宏阔。

长诗《烛火之殇》又意在被点亮的烛火之不朽,虽然已殇的烛火不能复明,但是诗人一定要用诗歌来点亮这支民族的烛火、生命的烛火,他要高擎着诗歌的火炬,沿着历史的隧道匍匐前行,去寻找当年英雄高大的躯干与不屈的背影,诗人认定那个人就是自己的“父亲”,所以他一定

要找到他,不管是跋山涉水,还是拨开重重的历史尘埃,诗人要沿着自己绵延不断的诗行前行,他要跪拜在“父亲”的面前,从序歌唱到尾歌,从第一歌一直唱到第十歌,他要将这部迟到的挽歌,唱给那段阴霾密布的历史,诗人还要用烛火的微光,来点亮那个迟到的黎明。

峭岩对于《烛火之殇》这部长诗的创作,总有一种愧疚和迟到的感觉。面对着李大钊的形象在诗人的内心复活,面对着时光不断拉近而走近李大钊的身旁,作为与英雄同乡同族的诗人,一种空前的愧疚和不安如巨石般压在心上,以至于让诗人喘不过气来。

我们今天来读这部诗歌,从序歌开始由第一歌到第十歌再到尾歌,通篇都感觉到一种悲愤、激昂的力量充斥在全部的诗行之间,它构成一种浑厚、沉郁的暗流,就像晨钟暮鼓一般响彻在“十歌”之中。那种熊熊燃烧的烛火,已将诗歌的荆条点燃,发出劈劈啪啪的声音,直刺人的心房。

复述历史的人有两种人,一种是历史老师,一种是写传记的人,而诗人是提炼历史、解构历史、诗化历史。应该说烛火意象的运用、父亲定位的确立,离骚九歌体的借用,大大成就了这部长诗的思想和艺术价值。

当年,李大钊是从唐山乐亭县大黑坨村走向外面的世界的,诗人告诉我们大黑坨村口有一棵高大的槐树,曾目送当年李大钊远去的身影。如今,大黑坨因李大钊而自豪,而村头的那棵老槐树

则更是在风雨沧桑岁月的洗礼中郁郁葱葱。

诗人在《烛火之殇》第十歌中,就是专门来写这棵大槐树的,这一歌的题目是:村头,大槐树与历史并立。这样就赋予大槐树碑刻的历史意义。

诗人说,那棵大槐树与历史并立,可谓意味深长,诗意浓重。如果说大黑坨深深种下李大钊不屈的魂魄,那么昂首挺立的大槐树不就是在故乡的泥土上生长起来的李大钊的身躯吗!

这就是我所理解的“村头,大槐树与历史并立”的诗歌内涵和深远寓意之所在。可是就在此时,面对世事的喧嚣和纷杂,诗人想到了大黑坨与那棵大槐树,他要带着“父亲”的英魂回家,回到那片生长着高粱大豆的广袤田野,诗人要远离冰冷的都市和物欲的喧嚣,要在故乡的泥土中安放“父亲”的灵魂。

在长诗《烛火之殇》中,不难看出诗人处处跪拜的不仅仅是“父亲”李大钊,还有李大钊的思想、李大钊的灵魂以及李大钊的亲人们。诗人在跪拜“父亲”的同时,也在心中暗暗地跪拜大黑坨和那棵与历史并立的知性的大槐树。

而《跪你一千年——写给文成公主的99首情诗》,诗人跪拜的是宇宙的魂灵。这是诗人通过历史的、虚拟的、超现实的一场轰轰烈烈的精神恋爱,来对文成公主这个大唐盛世真实历史人物的咏赞,或者说这是一种民族大义之爱,是对国家威仪、盛世庄严的爱慕和礼赞。

上面的观点还只是依然停留在历史的表面

与诗歌艺术规律的层面,依然还没有抵达灵魂的高度。我以为,在史诗三部曲的作品中处处萦绕、充盈着的那种强烈的英雄主义崇拜情结,是诗人对于长诗中所描写对象(传主)的情感是一种精神姿态和情感方式的真诚流露的是诗人对高远、辽阔的灵魂天空的自然流露和展示。他在作品中揭示一种与灵魂有关的品质和高度,是诗人最终完全走进诗歌本身的最唯美最纯粹的表现。

诗人跪拜的是什么,不是事物的表面、表象,峭岩是在借助诗歌的力量和威严,在用灵魂深深地叩拜天和地、人和神,他是在叩拜无处不在的正义与良知的身影,是在叩拜全人类自由的意志和阳光一样美好、和谐的高尚情感,是在真诚地叩拜悠悠流逝的光阴,以及能够唤醒业已麻木不仁的心灵。

无论是《遵义诗笔记》中的红军将士还是以遵义为轴心的红色圣地,无论是《烛火之殇》中以“父亲”相称的革命志士李大钊还是《跪你一千年》中的文成公主,这些人物不过是诗人笔下的描写对象,是诗歌表现的主体,它是现实、历史以及艺术层面的觉醒与发散。诗人最终所要传达的,让诗歌所能承担、发挥的,恰恰是上面我们所表述的那些东西。

在这里,诗人用灵魂所叩拜的对象是天和地、人和神,他是在叩拜无处不在的正义与良知的身影,是在叩拜全人类自由的意志和阳光一样美好、和谐的情感等等,它们无疑是广义的、概念的,或者是宇宙的。而这种广义的、宇宙的终极概

念必须要具有意向的、意绪的、情感的、意念的艺术形式完整充分地表现出来。

峭岩将99朵玫瑰,用诗歌遥感的通道穿越1300年的时光传递给大唐盛世的文成公主,带着21世纪崭新气息的玫瑰绽放出诗的芳香,遥遥来到文成公主的身旁时,时光复活了,生命复活了,情感复活了,诗歌复活了。我们可以理解为诗人手中那99朵玫瑰,就是他前世亲手种下的与文成公主有关、与诗歌有关、与情感有关的承诺和誓言。虽然这铮铮的铁骨誓言已经蒙上了时光的尘埃,但却被诗人注入了诗性的品格和时代的旋律。然而,玫瑰在泣血,在咳血,在风中泪流满面,在诗人凝重的目光中,它如夕阳西下般沉重、悲壮,它让最后的一抹殷红绽放成人间的温暖。

综上所述,如果从诗歌美学的角度来评价史诗三部曲,它们从各自不同的题材领域和艺术角度,完美而集中地展现了在长诗创作上举足轻重的艺术成就。如果说长诗《遵义诗笔记》是对英雄集体以及由这个群体所发生在特定地域的历史战役的诗化追思和缅怀,是将现实社会的人生观、价值观、信仰等通过艺术的形式折射到那段血与火的历史中,以达到给人情感的、灵魂的启迪的话,那么《烛火之殇》则是以诗人强烈的英雄崇拜情结,对李大钊的形象进行顶礼膜拜式的讴歌和怀念,而长诗《跪你一千年》则是采用跪拜式的个体生命抒情,并借99朵玫瑰作为媒介对诗人精神之恋的爱人——文成公主,完成了从情感到意志、从现实到历史、从想到浪漫的咏赞和泣血的表白。三部作品分别代表着峭岩诗作不同主题、不同艺术追求的高度和地位,也以三足鼎立的态势支撑和架构着峭岩诗歌艺术臻至峰巅状态,所带来的新的走向和质的审美嬗变。